

婆婆的语音信息 59秒长

◎蔚新敏

进入70岁,婆婆眼就花了,于是给她换了智能手机,婆婆觉得太方便了,微信上发语音想说什么就说什么;也就因为方便了,婆婆跟我们拉呱起来,简直没了边界。

昨天我正跟客户谈事,婆婆微信语音来了,嘟嘟嘟,跟机关枪似的,一梭子接着一梭子。我看一时半会儿婆婆也说不完,就没接听。

待客户走后,我赶紧打开微信仔细一看,婆婆发的语音,每条都是59秒,加量不加价的架势。我一条条接听,一共28条,小半个小时过去了,提炼关键内容,无非就是“中午回来吃饭吧,我炖了鱼”“明天记得回来吃饺子,有三种馅料”两个意思,反反复复说了半个小时。

后来,婆婆再来语音,依然是59秒,我跟老公抱怨,我要是不忙,怎么听都行;忙起来,根本没时间听,又怕漏掉什么,只能一条不落,可真耽误时间,我真希望微信语音改成最长20秒一条的。老公让我把语音转换成汉字,看比听要快。这招真不错。但是,有天我开车,因为拿手机看婆婆发的微信,被电子眼拍了照,无比郁闷。

某天,我回婆婆家拐弯抹角提醒婆婆:以后语音一定要简练,意思表达清楚了就行。婆婆说主要是怕我听不明白。我说我们同事交流工作上的事,基本都说清要素就行:谁、什么时间、什么事、最后怎样,就清了,落不下重要内容。婆婆若有所思,说她会的。的确,我女儿上小学的时候,都是婆婆辅导语文,她懂缩句。我忙夸她进步快。

第二天是周末,我跟老公去爬山,刚到半山腰,婆婆微信来了,就一句:“我摔了。”哎哟妈呀,把我和老公吓死了,我赶紧打电话询问,老公凑在我旁边紧张地一起听,握紧手机随时准备打120。原来,婆婆做饭的时候手滑摔了一个盘子。我和老公哭笑不得,安慰婆婆:“别说摔了一个盘子,就是摔了一锅饭菜,咱都不心疼,关键是别伤了自己。”

接下来几天,我的耳朵根子特清静,没收到婆婆信息。有人说没消息就是好消息,可是习惯了婆婆的风格,突然安静,又老是担心有什么事。果然,那天婆婆血压高,发晕,歪在沙发上,构思怎么给我们发语音就琢磨了半天,到底也没琢磨出怎么发,就算了,自己难受了半天。晚上我们回家,婆婆萎靡不振,真让人心疼。问婆婆为啥不用微信告诉我们,她说不知道怎么说。我们说:“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呗。”婆婆说担心自己话多了耽误我们工作。

陡然明白,我们的“教导”让婆婆进退两难、缩手缩脚,以至于都不知道用微信怎么跟我们说话了。我们每天上班一走一天,婆婆在家难免寂寞,话多就多呗,总比憋出病来得好。于是,我果断跟婆婆说:“妈妈,以后,微信语音您还照原来发59秒,我们乐意听。”

从此出门带现金

◎范方启

“喂,过来过来,不就是没有现金吗?我给你换。”有人应该是在叫我,循声望去,才发现是售卖香椿头的老太太身旁小百货店里的人。那人50多岁的样子,慈眉善目的,遇上热心人了,我连连言谢。

“不用谢我,我是在可怜这老太太,前来看货的一个又一个,东西就是卖不出去,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?还不是出门不带现金搞出的事!想想看,老太太那么年纪的人了,哪会操弄现在这智能的玩意呢!听人说,这老太太的香椿头都是她自己一把一把地掐出来的,货真价实,换几个钱,回家贴补日子,不容易呀!不是儿女们不孝,而是她的儿女们实在照料不过来。”如果听他这么继续说下去,可能又会牵扯出一本更难念的经,我就问:“老太太的家人就不能帮她弄一个二维码吗?”

小店主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,连连摇头叹气,“跟你说了个事吧,听过了你也就明白了。有一个经常在

这附近摆摊的贩鱼的老爹,一开始也都是收现金,鱼自然很难卖出去。老爹急了,让他儿子给办了一个二维码。有了二维码,生意的确好得多,但是钱却不见了。”

“钱呢?”

“是呀,钱呢?我也想知道。后来还是那大爷吞吞吐吐地告诉我,二维码是他儿子的,卖鱼的钱全部进入了儿子的腰包,进去了,就出不来了。找他儿子要,儿子有各种理由不给钱。连自食其力的钱都克扣,这都是什么事!”

说到这里,我想我明白了些。

“要我说,你们以后出门身上还是带点现金,既能成全不会用二维码的人,自己又能买上称心如意的东西,两全其美,何乐而不为?没二维码的年代,不都是带现金吗?不都带得好好地吗?要知道,也有许多老年人他们是不太相信电子支付的,钱捏在手里,心里才踏实。”

不能不承认小店主说得在理,我连连点头,看来是真该带点现金了。



抗癌路上

◎孟为雄

我,1998年从二中退休,2003年患胃癌,康复第三年我参加南通市癌友康复协会。经历癌症磨难时,我对人生消极了较长时间。后来还是振作起来,决心在我的余生中做到不退志、不褪色,生命不息、爱心不已。

世事无常,命运多舛。2003年4月,医生确定我的胃癌必须手术治疗。手术前一天,我写了遗嘱:“我死后一切从简,不举行任何追悼仪式,不收任何人财物。把我的眼角膜献给医院,骨灰撒入大海。”想不到我安然活到今天,还成了抗癌英雄。

2000年7月19日,南通市癌友康复协会成立,从此,广大癌友有了个温馨的家。在这个大家庭中,没有世俗身份、地位和财富之分,大家是患难与共的兄弟姐妹,是一起和病魔搏斗的战友。

2005年我加入协会,20年来,我践行“不要问社会能给我什么,而要想我能为社会做些什么”的诺言,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事情,播下了爱的种子,结出

了爱的硕果。

我多次为协会募捐财物,向协会《康复之友》杂志投稿数十篇,连年被评为优秀通讯员。作为协会艺术团年龄最大的成员,我既创作剧目,又参与演出。2010年是协会成立10周年,南通市举办了“全国首届癌症预防与康复文化艺术节”。我创作的《我们这样活着的》这首诗由王美娟女士朗诵时,台下许多观众泣不成声。演出结束后,参加艺术节的上海、北京等地的人特意向我们要了文字稿。我和陈晓红女士共同创作的小品《报名》,常演不衰,得到观众的一致赞扬。

多年来,我以兄长的身份做了不少会员的思想工作。记得苏通大桥开通前某一天,协会组织会员去大桥参观,会长徐惠告诉我,家住观音山的一名女会员,患癌后因经济困难,丈夫要和她离婚,故而多次产生轻生的念头,要我做一下她的思想工作。我接受了委托,和她边走边聊,讲协会会员中与病魔斗争取得重生的真人真事,讲生命的宝贵、人生的价值等。到吃午饭时,她当场向大家保证决不做轻生的傻事。

根据她的情况,协会联系当地居委会一起做了她丈夫的工作,同医院协商,帮她解决经济上的困难。该女士从此振作起来,积极治疗。

我认识的一名盐城癌友,患有前列腺癌和糖尿病多年,他一直想将他一生中写的几百首古诗和数百方篆刻编撰成册出版。我得知他多年未实现的心愿后,主动帮他和印刷厂联系,并请专家和我一起排版设计,前后花了近半年的时间,终于出版了三本书,共花费近三万元,我赞助了一万多元。我和中学同窗韩朝骥还一起为书写了序和读后感言。

去年清明节前,为了表达对已故癌友们的深切怀念,我写了一篇《他们永远活在我心中》的悼文,发表在《康复之友》杂志上。我含泪写道:“我亲爱的战友们,你们为了人类最终战胜病魔,无私奉献出自己的一切!你们用生命创造的价值,璀璨辉煌,与世长存!你们是战士!你们是英雄!你们的生命在科学抗癌中闪闪发光!在群体康复中闪闪发光!在无私奉献中闪闪发光!向你们致敬!我亲爱的兄弟姐妹,安息吧!”